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方外蒙一

銘

雍虞集伯生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二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槩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

靜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之而君見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闕以旋轉言象天運焉丁未畢先生去其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鍾起鍾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旣爲藏室亦買田

食其粟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廷天真丈人家氣錄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芒垂用振耀雷霆昭明二光敷落九星縱廣自然非有使令亦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之兼駢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虛玄寧配天作極宰于化亭胤孽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數以達要其宗歸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藉虎帶縈緝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若復丁寶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傾

臨江道十齋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
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廻五十里巖
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啓居者如
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絕必旁行久入莫窮其
所至驚火捫索以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
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比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
下匯爲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
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
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筍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
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
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遙王貞白者隱此洞其
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拘祀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
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拘祀至今世其

異常產來遊者皆擷茹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
后陶隱居著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岩又嘗煉丹留岩中夜
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
禱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玄德始請于朝
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
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
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厨庫在巖
外慶元中道士婁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温
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
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湮蕪
得田數十畝益以已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浴凡
屋之當治者幾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
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

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官事蓋佳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魁木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惑不敢動而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爲者銘曰

贊

佛母贊

佛念衆生如母憶子必愛同情抹度殊智淨梵宮中寶月華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具大慈者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爲一大士出常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室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猶結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親觀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其迺至諸天諸大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並承酬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索金光聚超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玉香雲鬘曼雲宮殿雲重重單復互含攝悲愍衆生故在卅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

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聖伴繞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爲雙等閑風信生盧葉雲散青天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擢斯赫持器不用填獸陰匿撓捨在陞帷帷何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爲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勝然鎧察弋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羲黃氏之識知休乎善忘巍巍其成皞皞其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五何微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

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象高

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塵得先生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今集作替集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斲迺反無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魏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啟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閑靈儀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烟衆真會言太帝錫刀口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真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社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寰外縻何間內脩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帝父留何爲委形虛壇合莫太始遺徑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剽薄莫之能保群真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弟及繼茲人縱共保靈爰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藥手搥竒文足履輪輻蕭館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全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第九代宗師

高卧白雲晨琅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二
景與天爲徒如日之炯

第十代宗師

翩翩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宗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
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廢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
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心聲高風華林旭日丹
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公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煩煩主恩上經十二妙補遺

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爲寶出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空我知其
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其貴相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一五也首動尾
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

食未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
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其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潤千
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
方欲窮所入弟子忘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眾星聚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我何
有彼以為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
多以佐時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著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颺玄圃之英灑濯其
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
在盤桓玉童縞衣玄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履水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
春執玉振金為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啓我仙扉兩葉闔開神生懸
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蕩空五金英散香群仙殿闕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
道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成玉塵消春淵冰渙美哉僊儀皇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

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其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其真故與之
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崇時息時與我行無為彼夢有徵我歲象帝玉質天
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群疾泉流林
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真冥
報玄獄之愆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歛精含輝忘言緜塵神丹之來道不苟
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宇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豪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感以
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土手製華巾俾冠
塵疇克補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啓玄托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之英自
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為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捨遺仙許子為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髮以遊返質非怪祭林之憂釋以甘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漑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群真畢來匪憂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乎架巖拉遺世塵食地徇形寔滯昇真處高飛危守潔非

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者至道歸山靈夜呼之英書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為苟可聞者斯非其道告亦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迹入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接嘯和吸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螭伏藏年穀成
遠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湯玄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既宋
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恒從不以世遷翼翼小心赫赫盛
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樞舒卷經綸納乎有餘宇宙名三言河海偉
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象贊

曖曖曾霄二素之入雲超乎象外蔚然續紛中有至真獨立不
群霞鶴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已事為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寞
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邈乎相忘矣初安
有綱紀眾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之深討長慮者
為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十百年不變而彌
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以
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
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
閒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張張幾無以存其
身而清規微矣鄧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為此懼迺考禪宗

傳流血脉之的上溯六祖繼明教萬之譜盡以為圖懷以
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始其數然也且上
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
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為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
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
感焉因書以為送行詩叙

會上入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
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
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
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淫瀆讒刺之起而其
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識緯
之文中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尚

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年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
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
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
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為宗
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日九搏節隱括以為辭固有
浩博宏達大過於人者則回詩之別加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
言者至唐為盛世傳寒山子之屬立百節清占理致深遠士君
子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節之外一語
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會上人以其
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粘榻介特絕不與
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
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詠於泉石凡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
精矣至其貶駁眾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

之故翰村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
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
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冰結花塵澤部盡秋空卓秀一色空
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
之能事有槩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使予於寥寥齋澹泊之至
者乎故爲之序

洪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以至千人或數百人使
之坐卧必安食欲必時朝夕有所事諸僧整齊秩然有序不
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合以公之量處碩之福殆不
能處此也東南各刹自隋唐至宋時有隆行而寺常盛大抵
正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漸盡爲其學者絕無所歸
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強應出如燕不得已

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侵隨處魚鼓簫然亦
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
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焉是以
安禪而容衆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
余僚友幹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撰中寬爲一方之鄉仰
豈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其爲
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
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爲守者至備極盛無以加
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
實者也矣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爲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方外彙二

序

雍 虞 集 伯 生

送吳真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 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為之壽 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 天子左右其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 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為文章誦說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文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為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繫之君子之所以綏

福履也乃公綰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竝立如
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
寒蛟古虬角刺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脉
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
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
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
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
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 聖代涵煦覆燾之所及
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 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廬
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廬滿雨別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
風雨略相似因倣其意爲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
互白雲鶻鶻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涵霧合吾
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疋留連前卻行者送者

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
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
報吾君哉其可又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
天子者即必啗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
諷之義勸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
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
情也 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詠而傳也獨
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爲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
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
故爲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
矣顧不偉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爲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爲其所

為以自為方廼歷序里善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之為
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為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
要指則必以道德為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
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
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
洽滯屯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徃徃而然
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
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
也已矣今大方師以玄教為 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巍高
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
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惛惛然
以自鉢心剝形消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

方物為彼此至相習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
是而為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方
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為之賦詩多至數
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
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既
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為人
清明而能靜為學弘博好古書法為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
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為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山衡華恒霍會
稽吳岳暨巫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凶陰之后十
凡十有人馬必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

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
內旨遂禮思以夷丘廬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
竒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衣木
食結茅武夷之顛以居人跡近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為古仙
異人矣庸詎知 朝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為 天子使
神明於海山之間乎 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
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依使者致命畢
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
詎知得以遊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一者常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水君奉
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龍抵蜀予二人執御唯謹忍奔
軼不克敬天事而君縱鞍掉策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
平地雖木石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為專

使於是見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在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
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壑
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孝古之君子
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隣
予之汜沒忘返將從之而擇予者乎嗟夫長林後鶴不識使
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楚辭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
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
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已酉蜀廬集序

真一蒙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
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為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某
其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元所備善遇輶軒遠至輒抽簡載管
見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

必參伍詢詰會同其會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謙其心
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嚴介者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
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啻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
一彙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諛
夸浮以為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為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托蹇滯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瀉以失本原也
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為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
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泥也嗇而不豐也容而不立可也畏而不
肆也紓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必也審
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為文何有
哉本初蓋得之矣而其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
尚有少庸之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二厥皆甚大為世所稱羨在國朝則
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
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媿焉嗟夫動名官貴
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壙之外乎且老子故周
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為其後夫因官為氏安知無自別於史
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托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然有
凌雲之思使其食九霞而賓二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
封王之足擬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胥胥
京塵為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
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為漿丹霞以為糗自我之不見靈
芝歲二秀仙人史伯華為我千萬壽時人問無所持紅日炫當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樂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也故凡亢為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古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地則參甫之下也占考以為人壽命應之恒以秋分時也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為明地若作之以為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祠祀異四方依

故以將順其上而可勝數然夫數千年胥為淪沒訖不復在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管者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耶然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慶元間自岳麓宮分餘地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已酉之燬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眾人出財累輯以新之壽星有毀萬壽有閣鼓鐘有樓藏經有室翼以兩廡表以二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遠而竊以為壽星者禮誠當祠事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為郡國者當治之今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為之者何也且今世造家者自玄教六宗師嗣師為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為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為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

明之以報乎 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衷予所不待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爲是司錄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祀殆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遂訪其廟門曰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爲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 天子爲降璽書褒顯神君其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

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作之者南平暴江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華之爲山綿百千里至是卓然爲室率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雞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遺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若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涉幹三子最幼者旣死爲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川又爲祠以奉其先時衛澄貴實與之通譜爲請于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宮記爲請於感 聖天子赫然興科舉未及暮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建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慶州路小嶺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少來告而求識焉大抵後國家崇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漢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偶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喜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薄曰少微處士星也予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各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玄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高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

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公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然常托赤松丹立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又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樵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間遂以 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 璽書兼護其觀今任特馬祖墳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止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衆以真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問以脩身治世之事丞相感

焉故其相

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為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云多其人云爾後復召拜丞相固辭命益驚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為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昔為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猶進與臣俱臣為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為卿為是言丞相曰祁真人上嘆異之故丞相亦不又在相後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纔六畝耳其後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一畝半以種蔬其後惠某嗣居之塑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遇慈庵改稱觀韓又彩飾殿設大作供器鍾

北極世以次居之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庚戌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窅若玉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為記者吾子寧斬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虛仲璠徧游名山歸終茲觀秩有條理軋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衆即坐化去何大師為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坐立巽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人各從其東

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
嘗書吳字傲衆思廉輒取筆改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
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厦屋思廉常游戲焉
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
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
說衆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時郡守錢竚尤敬異守有從父
以從官家居因竚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資後果官
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効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
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歛肌骨柔
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
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
以爲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爲之嘆曰劉更
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

磬之屬二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盎
滿注水有盂焉盂大容數升竅其底作蟻漏始坐時置盂水
中上水滿盂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具之教群居以脩其道
者如此施財者其人爲錢摠若干給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
者以 國家之力爲之宏麗者甘泉而白雲之觀肅然教畝
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
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馳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
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真人
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
沒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
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並流響不可久留遂去之天曆二
年六月被 召上都又過之爲德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旣香
大至數千人共聞咸用嗟嘆然其事於金閣未可併識諸

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閻皂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
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乃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
爲之賦詩者多至二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齋謝
公諤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瞻庵朱公熹樞密羅公點
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誥閣學蕭公達月湖何公異舍人張
公濤司封田公涓知監徐公得之般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
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卓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
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
文且大乎於戲昔者群公追德文章之懿非直於一時而已
者也而元禮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蹈世
用也何有願且游乎方之外亦必有求於群公者哉然而群

公之於陳君也斷章索辭而不爲感陳君之從群公也歷歲
歷時而不爲語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
其高風雅致詎可以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指摸矣延祐二年
玄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燕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
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尊之而以其事示集集惟
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事是
在若平園良齋野處瞻庵皆其人而誠齋盤園又門下客也
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
年也其徒
於宗師
爲第傳云

蒼玉軒新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時
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
以爲未嘗爲重室以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蒼玉軒謂其

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者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第
子知予意焉予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死
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詩曰
欲載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
是教之葬以寧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齊仁智之極
致而禮表之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
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
心安矣然而以此誥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
慤者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極而號
焉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而弗
可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
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
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

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沖漠之微庶其往來于斯也情之所
存何其周乎俾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
昔之人有無怙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
之徒弗與也吳公之爲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
其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
而少之也

濠州新脩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爲神於
祀典爲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
不得通者焉滕之爲郡嘗以魯魯爲宗國巖巖之瞻不遠伊
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
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爲其民有年
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

京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爲廟以祠嶽
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
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
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五後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
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
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朕民方朕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
思微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巨玉龍脫鱗奉行 詔書率
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瑋爲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
成寔大殿五間有棗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
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
時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
治棟樑用推堂覺如圯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
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黃山頓而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僚佐

議新之日不可使神無所依也迺以

詔書所以主員長官者

自任輟已 俸以先之同官景從吏民響應財用不匱乃求美
材擇善工 誦者曰命廉且能者以督其成脩大殿及門堦露
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切計門樹屏複增廣最工
足於備役不及民侯親爲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曆已
己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温用王亨之言請
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以記
之手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易爲政本於教加意學校
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置粟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以備
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庭無諍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
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
或成日 也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其之以庇其民
人於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方外彙一

雍 虞 集 伯生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圓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申好參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有圓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以與李蓋黃金云明日圓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間來視之不能葺也獨謚嚴愿居之次廢弟子曰法珙法珙自幼參學承事雪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如在慧力虛谷時在仰山比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

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葺其院建大屋
曰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
遂高其門閤又有撫州判官李某鑄銅為浮屠者紹興鹽司丞
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佛者之
言曰呂洞賓仙之既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始究竟今又與
俱隱去相為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
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二事哉二人者遊戲示現將無為人之
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淒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
也琳遇大司空
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
曰青山辨山谷黃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為琳
開堂集眾傳衣拂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畹貴臣之
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璽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
司徒真吃刺請于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

出書護其院者則僉宣政院事阿刺者恒斯之請也故為述
偈以贊曰 大乘空室表清靜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
不動身寧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
返草深并泥古道斷百歲來者隨堯空寂琳公歷事諸佛慈
愍因地不思議歸蓮已珍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
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 現住康老人破顏笑印爾願力堅
定故求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眾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臨
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廿
餘里而後至歧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各民
是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盤礴霽冒膏潤充溢衣
冠草木阮谷之穴溝澮之通堰埭之緒節宜蓄泄以為稼穡

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盜妖疹之變土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魏乎高哉穹窿歛歛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言先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焉樂君巴為豫章太守亦有所効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黷使民不逢不若離其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迹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樂善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來脩其山中故宋時即山顛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樂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為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者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己未用漕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為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比日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

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旱... 就郡城望拜茲山... 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不陷昵于邪淫云內附

國朝仍用道士主祠

天子有詔書記名山大川則守令

奉 詔敬祠歲後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宜在夏秋時冬來寒山氣已凝為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當緣文書活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鳥鼠散祠宇頽地像設暴露農民頓瞻傷但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元保重大用嘗奉

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為後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樂君之祠其應滂沛其異七月又旱合群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兩郡吏

以旱之迎禱四君者兩亦應而送神還山自其荒涼以懼以
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故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
慶和專文教大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命慶和歸主華蓋
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無得度第
子以君既有成績乃移慶和埋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弗歸
也保童君乃為文書三品諸主道教者請以慶和自度弟子嗣
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環書悉如保童之請相
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衡受聖書領相山而留僧上方不
能至慶和遂次慶衡為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是居近山之
士民曰姓某者各出財以施黃慶和耕石田飯蔬食披榛荆
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月克脩四仙之祠道衆之
言門無厝庫以次而舉監邑通敵有才器治事有方略久而
民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治其成焉山之人不

敢昧其更始乃知與伐石而築其事云保童之同官前令奉
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郎鄧城任果前
丞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相山張榮榮之丞從仕郎某郡張友
諒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張章舒文琰今尉楚國
程世臣典史張章胡天祥代胡者沐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
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旦具宮慶集記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鄡州黃梅即黃梅為道場說法
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
歿弟子奉全身此塔焉學人依歸聚為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
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
景德中改賜寺額具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
住山始葺為禪歷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

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陲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
味福州果以靈祝按堵不隳鐘鐃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內附
日以安朝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
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汎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
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
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二韓萬奇上人從潘王
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者今住持法式
方爲虎溪第一坐通聖衆具禮請明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衆
積弊紛拏糶貸以給或至精勵自持大作三門黃金飾題榜
作大殿奉祖師作

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禪堂萬佛閣照堂庖廡巨無
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墮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
新之路極崇勝給衆之田有鳳源求福東積復古阮家鉢藥

等座或復或創凡二百餘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
鐘鼓錘訶禪侶雲至式致久而有文又脩百丈舊規而行之
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闔計其經始至于落成才七年爾何
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某總管易其等凡若干等人其成
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今 國家崇尚象教古昔
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
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
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二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以其事
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龐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擅施必親又
齋沐聞于中宮製金紵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
之俾半脩塔廟半爲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 聖書
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鄴同奉入城
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然燈之賜焉 年

月二藏法師具以奏聞

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

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林直學士臣

某為文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某嘗問諸佛學之人曰釋迦

二十八傳為連磨入中國為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

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

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

會之後主崇上密推命為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在心

即脩為未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為為仰

為臨密數百年來衍述盛大多濟子孫宗莫及也東山之

為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于演演濟之六傳嫡孫

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勤南堂靜開

祖寧五祖自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

之後若降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警發又多大人君

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及

師發迹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始法運也乎然

宗無門之說不絕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

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況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

載車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為之銘曰

巍々東山大士宅蒼松疊見歲七百藏真實倚面不隔精

崇具至陽德真實不壞過金石流光萬天夕芒白有瞻其

朝日赫承運出見保邑國求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來冰

色沉々天宮巨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巨廬在几

神與能前慶力諸天駭奔從帝釋暨早古刹成勿亟誣其

者行通式百其著欽帝所錫咨爾法界衆神伯持地主林

各建朕祖號具足如帝勅輔我

皇元鎮無極

大興禪寺明禪寺碑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弘傳

詔翰林命臣其表大興禪寺明禪寺碑文

皇帝若曰昔我

皇考武宗皇帝無事朔方朕生之二年歸繼天統在位四年而奔羣臣

仁願臨御傳至

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遠謫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為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宜兆上天垂祐祖宗鴻恩而致然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合天地祖宗之昭配以介福于

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緩保其民人焉創始于至治元年十

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為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

而想見其處常往來干豫也臨御之始既念壽考因賜名曰

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等手

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難殷王高宗舊勞于外並雖

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重任而成帝王之能

事也今

陛下躬冒瘴癘倍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

夫豈一日之績哉且夫項坐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

而

陛下於斯時也會不以動其心顧方卷卷君親之恩聞閔然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重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萬國者日

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與龍之美名伊昔天之下咸仰
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矣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言波瀾
之外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 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節沐
風露以恬以康貞幹之固旃旃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
公何私肅肅清宮夙夜溪載而猶固讓至三至晉赫乎當陽
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波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謁下
氓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既予懷於焉依宮惟天
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被顯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
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島嶼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
鏗言鼓鍾來儀來朝內嚮而趨 天子臣遙望嗟遠人
天子念爾念爾艱食饑征用弛 天子無爲一曰萬然一號
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耆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仁問

詩射斯文金石相宣詔教欣愉於出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原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林能感傑之
士世世不之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縕於是有人神人仙者
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
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監井之屬至于今賴之其
後者朱批推王保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
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今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
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築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
矣延祐二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于江瀆禮成且還思
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接殿蒼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魄
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
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歎息而不能

去四川儒學提舉

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

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
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
兩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兩立止歲以不害君夫疫癘鬼推
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
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
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為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
於城中之西偏與則守其攝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
送竹木瓦石金弊米粟與石工採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
於是宮庶若干畝制室為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
師為堂者幾祠某神為園者及東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
君者曰草堂為室若于問門無厨漏庫庖悉具細始以延祐
元年二月成於二年之八月始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

騰然若不知知考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云教嗣師玄德

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

城一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敕賜名曰

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廣

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經林公之孫元帥自

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

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為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靈靈關秦關文漢作休養自昔駁元最

唐關世千百以安為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父構旋按

攻堵雍孽毒盡數丁剷除噓穢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迺

見牙孽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于燥淫

疢癘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

百敬報神師有儀有臨匪借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迩

天子視遠如迩

郡奏朝聞文出封璽曰遠人孰保孰安苟相之道予曷弗
從伊祝何秘于躬受福嗟爾衆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
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亦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
用嘉爾尼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詩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
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 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崇真萬
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其所領開元宮其因華具有始末
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
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
穆王復其舊真宮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
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戴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
子寧宗以其潛邸爲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闕前命大洞法

所張真主之宮在祕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只重作之
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在道士十四人以居
大元至元十二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祕書省爲署二十八
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庫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
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
第以爲宮公主親理宗女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
時至是易其樁楠門陞榜署因加表飾設兒位被服以象其
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
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 旨繼書

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
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
以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爲制始備
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架跨雲由館進風神魚

雷鶴來沫來止所以休寧其脩真者尤還密覲雅樂哉天人
之君事會城之內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謝宮事未幾俄賜號
曰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
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為為宗古之言真人者閑遊矣
今為其道者善傳
上意達諸神明寧况社存善專一其
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
數其言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
者笑之賓泰甚則忌真入業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回辭不敢
詠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
聖朝志願誠足矣

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為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
非有求於主人主求之耳尚慈儉尊退讓以風示天下為國
之禮則於建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粹德真人

命李士為訓辭示褒寵刻銀為印視二品使盛護杭州諸宮
觀仍治開元宮亦名聖顯以願書而別為聖書給驛騎五命
編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
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

語移時徐翻

上旨因顧侍臣曰示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

乃守真人而命之曰眉容朕知老子所為道德初開物成務
者也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
外爾尚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如捕真人服章焉
於乎開元之為宮又矣餘真人深自謙抑為
上所嘉顯
其名益遠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際清靜惠宗道家受蓋有祠內外相望靡不寵
嘉煌煌我宮興於東南神明之君在首則王化家作之中其
國都何因何藉曰為開元厥維相符孔明大開元疆神

告不認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墟除而圖新爰得求宜
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倣降魏之渠渠道責因循不貴改
作音飭我舒迺象責神赫如有臨風敷電車大集于成在今
真人克恭靈書恩言雅之真人用謙為道光華自朝旋宮率
職質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 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細于
萬年至於億世哉求圖改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矩

玉笥山清真宮碑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塗其實錄以為本名群玉山漢
武帝後上清錄於此見有光如笥丁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
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尋陽浮江過
彭蠡所過有各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山至而
史略之不然則郡國志幸者或錄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
南稍行而南為三澤名赤山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為覆箱

峯特守峻又北為北峯中引小墮而下宮在宛宛中與前二
峯相直上有石壇九迴秦人孔丘明等九人上昇履故曰迭
仙峯又東為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火
牙交人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
美意者受寬而結約笥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
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
曰跡其二峰之崇高嚴厲故以名 此近是矣其地多
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托古仙神人以名之
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響樂並
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及夜間寂又如
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効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
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
監中杜曇求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

之宮只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墨承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
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
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儀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
受知後主刻木為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錯為象上清宮
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款改為清真宮崇寧丙申主
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為請于朝
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曾道隆皆名家子
又有道行法術為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
以給眾來者曰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明
永全曾卿曾劉繼賢曾季謙張高者涂弘道其方來則歐陽
本一鼎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
出阻皇帝嘗召卿曾至京帥咨問燕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
而宮之屋日弊於是元貞丙申永全作法堂至大丙申卿曾

高者又作冲妙堂戊午永謙又作二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
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一廬慶山德和曾與申曾如
畫於蘇周學法也其後繼七日庚午瀕而宮皆新成者矣三
清殿成之明年其子在方從之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
有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
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
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為我銘子既聞而歎曰
山川之形勢為身深所託依眾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
忽然之間時在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閭寂寞之濱乃有新
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為次第其說而勒之
以銘銘曰
太秀之山群玉之府廓方有容若筍將貯不鍵而固匪崇而
必與合冲納和伸馮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余我左右宰我

眾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君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
階之上靈氣象張軌執其象偉若降精歸靈時得炳燎弗輕
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于無朝陽熙
熙夕顯肅二孰其仰祈新其往復精明粹融渥滋密充自然
遂成
不逢穆工在朝解二在野我宮恒新以詔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